

★左邻右舍  
□马朝虎

家住四楼



我家住在四楼，每天下班回到家里，妻子总是让我把门开着，然后开始做家务活。听到楼梯口响起脚步声，妻子就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，对正要下楼的邻居说：“小王，把我这袋垃圾拿到楼下扔掉好吗？”或者：“小刘，等一会儿你回来，给我捎一瓶醋回来好吗？”

我明白了妻子总开着门的真实意图。妻子笑着说：“住在四楼，经常上上下下的，多累呀，邻居们下楼，顺便帮我们做点事，一举两得的事情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关上门正要下楼去菜市场，住在六楼的胡大伯在上面叫住了我，把钱塞到我手上说：“小马，我家的煤气烧完了，等一会儿你回来时，给我们家捎一瓶回来吧。”

★啼笑皆非  
□刘晓先

## 顾客动线

公司请了一位专卖店管理专家给我们授课。在讲到店内陈设的时候，专家告诉我们：“我们店内柜台的摆放和产品的陈列要考虑到‘顾客动线’——也就是顾客从走进店到走出店所经过的路线。我们要设法让顾客在店内经过尽可能多的地方，也就是让‘顾客动线’最大化，这样才能争取到更多的销售机会……”

随后，专家对我们专卖店进行了现场指导。经过一整天的调整，店内陈设几乎换了一个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专家正在店里讨论，一位顾客走了进来。专家小声对我说：“我们来观察一下‘顾客动线’是否有明显的变化。”

只见这位顾客这边瞅瞅，那边看看，一会儿就走到了店的最尽头，随后又顺着柜台一路走到店的另一端……不一会，她几乎逛遍了店里的每个角落。我向专家投去佩服的目光：“您调整后果然不一样！”专家自豪地点点头说：“如果不出意外，她马上就要向导购员咨询了。”果不其然，此时这位顾客正向店里的一位导购员走去。来到导购员面前，只听她着急地问道：“请问你们店的厕所在哪里啊，我找了个遍也没找到！”

###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

从人艺毕业以后，有一天，同剧院的梁月军找到我，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正在挑演员，演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。她让我去剧组试镜。

到了剧组所在的招待所，有人领我见了导演。我在导演面前对着镜头说了几句台词，导演头一点：“行，就是你吧，你演宋晓丽。”

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部电视剧叫做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，也不知道我所“试”的角色是一个女混混儿。

我高兴极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得到一个电视剧的角色，无异于“飞黄腾达”的开端。因为人们能看到的电视剧太少了，但凡有一个人演，就准有一百个人看。

我回到剧院大声宣布：“我准备去拍电视剧了，马上就签合同！下面的戏不要安排我的角色了。”

接下来同事们一见到我就问：“哎，你怎么还没去啊？什么时候拍？”

我骄傲地告诉他们：“下礼拜！”

过了好几个“下礼拜”

之后，剧组那边杳无音信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我照着他们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，天啊，整个摄制组已经搬离了那家招待所！

我马上去找梁月军，她七弯八绕帮我找到摄制组的新地址。我风风火火就去了，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定，面前是剧组里的三五个人。

我胆子很大。我开始悲愤地控诉：“你们这算怎么回事？你们改变主意了不要紧，但必须告诉我。这是对我的起码的尊重。我已经告诉剧院领导我要拍电视剧，所见者见到我都问我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老告诉他们下礼拜。但是你们却连招呼也不打就搬家了！你们不能对一个年

轻演员这么不负责任！”一边说，我一边哭起来。

这时候，我认识的那个小场记突然“滋溜儿”一下站起来跑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脚步轻快地跑了进来，“宋丹丹，你别哭了！导演说还是你演宋晓丽，马上就可

以签合同！”

一百八十度的事态转变倒让我愣住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起初他们的确想要反悔，但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演员。他们嫌我作为一个女混混儿不够漂亮。然后，小场记跑到导演房间里去通风报信儿，她说宋丹丹找来了，她在隔壁哭。导演正在闹胃病，他的胃经常出问题。本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原则，他捂着肚

子慢悠悠地说：“那就用她吧。”

命运向左还是向右，有时就取决于你所迈出的微小的一步。那天我签下合同，并且拿到了剧本。

剧本里的工读生宋晓丽成天撒泼打滚，动辄大哭大闹，作风不端正，生活不检点，而有关她的成长背景却是一片空白，仿佛她生就一个野丫头，命中注定女流氓。对此我感到不解。

我正在热爱文学，我以文学的视角审度这个故事，它因缺乏情理而不让人信服。于是我擅自做主，加了两场戏。不谦虚地讲，今天的我未必能有这么灵光的念头。

其中一场戏，是宿舍里

唱单很潇洒

我和同学小赵一起跟导师出去吃饭，席间不是企业老板，就是大学的教授，我和小赵坐在末座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，只管自己悄悄夹菜。

快吃完饭的时候，有个服务员走过来递给小赵一张单子，我还没有看清是什么内容，就发现小赵的脸色不对。他轻轻地对服务员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小赵一边起身，一边扯了我一下，我赶紧跟了出去。小赵紧张地对我说：“身上有钱没有，服务员要我签单呢。估計这顿怎么也要八百，你身上有多少？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，导师喊服务员过来签单，我忙对导师说：“我已经签过了。”导师大吃一惊，更惊讶的是服务员，她紧张兮兮地说：“先生，刚才你没有付账，你是在我们顾客意见表上签的名。”

★家有仙妻  
□王恩亮

天天飘红

自从股市火起来后妻子成了专职股民，她除了每天炒股外对家中的事一概不管。本来她在股市赚钱我承担起家务无可厚非，可是她对炒股越来越多的忌讳和迷信，却常弄得我哭笑不得，甚至有些消受不了。

进入初夏以来，家中的床上用品开始换季。一天我把所有的被子拆洗完毕后问妻子：“这被套要不要除皱？”

岂料妻子听后瞪我一眼说：“你这是在说什么，难道你不知道炒股人最忌讳的是被套吗？记住，以后咱就给它起个别名叫被子皮吧！”

自从股市出现高位震荡后，妻子仿佛变得更神秘了。一天她从市场买回几个大瓷盘，要我以后盛菜时不用小碟换成它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把家中的菜谱给改了，一再要求我要多买鸭血不买青菜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吃不上青菜的我嘴上开始长疮。我实在承受不了了，便哀求妻子说：“咱还是买点青菜吃吧，我都快坚持不住了。”妻子这次很和蔼，说：“老公你再忍一忍，等我把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，随你吃什么菜都行。”

我实在不知道妻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于是说：“我再听你一回不可以，不过请你告诉我，你又是换菜盘，又是要我不买青菜多买鸭血，这究竟为的是什么？”妻子白我一眼说：“你也太没悟性了吧，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？其实我这样做只是希望股市大盘天天飘红呀！”

★尴尬人生  
□邓为

我和同学小赵一起跟导师出去吃饭，席间不是企业老板，就是大学的教授，我和小赵坐在末座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，只管自己悄悄夹菜。

快吃完饭的时候，有个服务员走过来递给小赵一张单子，我还没有看清是什么内容，就发现小赵的脸色不对。他轻轻地对服务员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小赵一边起身，一边扯了我一下，我赶紧跟了出去。小赵紧张地对我说：“身上有钱没有，服务员要我签单呢。估計这顿怎么也要八百，你身上有多少？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，导师喊服务员过来签单，我忙对导师说：“我已经签过了。”导师大吃一惊，更惊讶的是服务员，她紧张兮兮地说：“先生，刚才你没有付账，你是在我们顾客意见表上签的名。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和同学小赵一起跟导师出去吃饭，席间不是企业老板，就是大学的教授，我和小赵坐在末座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，只管自己悄悄夹菜。

快吃完饭的时候，有个服务员走过来递给小赵一张单子，我还没有看清是什么内容，就发现小赵的脸色不对。他轻轻地对服务员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小赵一边起身，一边扯了我一下，我赶紧跟了出去。小赵紧张地对我说：“身上有钱没有，服务员要我签单呢。估計这顿怎么也要八百，你身上有多少？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，导师喊服务员过来签单，我忙对导师说：“我已经签过了。”导师大吃一惊，更惊讶的是服务员，她紧张兮兮地说：“先生，刚才你没有付账，你是在我们顾客意见表上签的名。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和同学小赵一起跟导师出去吃饭，席间不是企业老板，就是大学的教授，我和小赵坐在末座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，只管自己悄悄夹菜。

快吃完饭的时候，有个服务员走过来递给小赵一张单子，我还没有看清是什么内容，就发现小赵的脸色不对。他轻轻地对服务员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小赵一边起身，一边扯了我一下，我赶紧跟了出去。小赵紧张地对我说：“身上有钱没有，服务员要我签单呢。估計这顿怎么也要八百，你身上有多少？”

我正从身上掏钱的时候，服务员出来了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随便签个名就可以了。”签单原来这么简单，我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和同学小赵一起跟导师出去吃饭，席间不是企业老板，就是大学的教授，我和小赵坐在末座，看着他们觥筹交错，只管自己悄悄夹菜。